

《打面缸》（一名：《周腊梅》）

主要角色

大老爷：丑
王书吏：丑
周腊梅：旦
张才：丑
四老爷：丑

情节

妓女周腊梅，因厌倦风尘，欲委身事人，迳自向县衙声诉，乞官为断配。相沿惯例，名为“讨花红”，其意则与今之自投济良所者大同小异。惟县衙中自知县以次，均与素识，人人均馋眼眈眈，涎流口角，盖周腊梅本院中尤物也。知县见之，雅不舍，然格于例，未便自为谋，因当堂断与皂快张才为妻。即籍故以紧急公干，遣张才出差往山东，并迫令立刻起行，以遂其私计。诂书吏王先生及县副四老爷，见张才既行，亦均与大老爷有同嗜。正如俗语所谓“大家钻了一只袜筒管里去了”。惟张才则快快作启程状。至晚间，王书吏先挝门入张才家，方与周腊梅献殷勤，作软语，坐未定，忽四老爷挝门入，周腊梅遂令王书吏遁匿至灶下。四老爷既入，亦然如王书吏，数语未竟，而大老爷亦挝门入，周腊梅遂令避之面缸中。大老爷则自唯安如泰山矣，诂料亦然如四老爷，献勤未毕，而挝门声更厉，忽正身张才归矣。大老爷没奈何，亦只得退避三舍，匿于床下。张才故自往厨下烫酒煮面，于是始而王书吏，继而四老爷，终至大老爷，一个个都人赃发现出来了。彼此见面，唯有瞠目结舌，人人作愕眙状而已。乃被张才敲了一顿空头大竹杠而散。

注释

昆班梆腔杂剧中，原有《面缸》一戏，其情节及人名，均与京剧相同，惟知县大老爷姓孙，本剧本中作姓张，此为少异。故知本剧亦系从昆曲翻成无疑。至其情节，本剧较昆曲多知县与王书吏互相推看状子一节，盖昆曲之前段，极为简单，仅据周腊梅诉述三数语，即为断给张才作配，此则在堂上已有一番打趣矣。至后半，则昆曲中多几次唱小曲儿，为本剧本中所无。然京剧演唱，较为自由，有时亦随意加入唱几种小曲，惟所唱小曲，可随各伶自择善唱者唱之，故不能规定于剧本中，非京剧之偷省略也。此剧滑稽至极点，直足使观者笑口常开，惟须绝妙之数丑角演之方佳。

根据《戏考》第十册整理

【第一场】

大老爷（内唢呐腔） 打三梆坐大堂，
（四衙役同上，王书吏上，大老爷上。）
大老爷（唢呐腔） 众衙役列两旁。
夹棍板子当堂放，
（周腊梅上。）
周腊梅（吹腔） 手拿状子朝前走，
望老爷作主张。
小女不在烟花下，
王书吏（吹腔） 接过状子看端详。
（众衙役同喝。）
大老爷（白） 什么事，这么乱唧叭嘈？
王书吏（白） 有了打官司的呢。
大老爷（白） 哦，有了打官司的。待我来看，
哦呀是一个女的。
那一女子，你姓什么，叫什么？
周腊梅（白） 哎吓老爷，你连我都不认识呢？
王书吏（白） 哎老爷，你连她都不认识了？
大老爷（白） 我不认识，你认识？你晓得她是谁吓？

王书吏 (白) 咦, 我倒忘记了。

大老爷 (白) 哇, 你也不认识。
那一女子, 你姓什么叫什么?

周腊梅 (白) 我就是杭院中的周腊梅。

王书吏 (白) 哎吓老爷吓, 她就是杭院中的周腊梅, 腊梅周, 周腊梅。

大老爷 (白) 哽, 人家说了一声, 你就唧唧咕咯, 好像倒夜壶, 讨厌呢。
周腊梅, 不在杭院中挨饥——

周腊梅 (白) 什么?

大老爷 (白) 受饿, 你跑到老爷堂上做什么来了?

周腊梅 (白) 回禀老爷的话: 我来打官司来的。

大老爷 (白) 哦, 打官司, 你有状子没有呢?

周腊梅 (白) 有状子, 王先生接过去了。

大老爷 (白) 王先生, 那一张状子呢?

王书吏 (白) 状子在这里, 老爷请看。

大老爷 (白) 待我来看看。
王先生, 你拿去念念我听。

王书吏 (白) 老爷看完了, 我书办才好看。

大老爷 (白) 哎, 你看呢, 省得我看了。

王书吏 (白) 老爷不看, 我书办不敢看。

大老爷 (白) 哽, 逼得我哑巴要说话, 不晓得老爷不认识字么!

王书吏 (白) 什么不认识字, 你就出来做官?

大老爷 (白) 你不晓得我是捐班出身?

王书吏 (白) 幸亏有我王书吏, 要没有我王书吏——

大老爷 (白) 没你王先生, 我就绝了后代呢。

王书吏 (白) 哎, 要没有我王先生, 这场官司怎么断法?

大老爷 (白) 哎呀, 你不过就认得几个字。

王书吏 (白) 哦, 待我来看看罢。
哎吓老爷, 我这头一个不认识。

大老爷 (白) 头一个字不认识, 不要紧, 撕掉了。

王书吏 (白) 哦是是是, 撕掉了。
回禀老爷的话: 这第二个字, 她写得糊涂, 我也不认识。

大老爷 (白) 第二个字不认识, 你也撕掉了罢。

王书吏 (白) 哎吓老爷吓, 统统我不认识, 你统统撕掉了罢。

大老爷 (白) 哎吓, 你同我一样, 一个字也不认识, 吹了半天牛毡, 拿过来罢。
周腊梅吓, 你到别的地方去告罢, 老爷这块统统不认识字。

周腊梅 (白) 老爷这么办罢, 我山中老虎吃豆腐——

王书吏 (白) 哎吓老爷吓, 她说山中老虎吃豆腐, 臭豆腐、油豆腐、豆腐干、豆腐花、豆腐皮、豆腐棍。

大老爷 (白) 好哉, 人家说的一声豆腐, 你开豆腐店了。
周腊梅, 此话怎么讲?

周腊梅 (白) 口述。

大老爷 (白) 口述你就述吧。

周腊梅 (白) 老爷, 我跪在这里, 说不出话来。你——

大老爷 (白) 那么你就起来。

周腊梅 (白) 多谢老爷。

大老爷 (白) 罢了罢了。

周腊梅 (白) 老爷你好吓, 你好吓?

王书吏 (白) 哇, 我们老爷又不生病, 什么好不好吓。

大老爷 (白) 她问我好, 与你什么相干? 多话。
你有什么话你说吓。

周腊梅 (白) 哎老爷, 你就晓得我们那个宝儿。

王书吏 (白) 哇, 你不晓得我们老爷的名字, 叫宝儿吓。

大老爷 (白) 呸, 我不叫宝儿, 我叫楸儿。

你那个宝儿便怎么样呢？

周腊梅 (白) 她会喝不会斟——

大老爷 (白) 此话怎么讲？

周腊梅 (白) 跑呢。

大老爷 (白) 跑呢，你怎么样呢？

周腊梅 (白) 我要找个一夫一妻过日子。

王书吏 (白) 哎吓老爷吓，她要找个一夫一妻过日子，日过子，过日子。

大老爷 (白) 哽，人家说了的过日子，你怎么说“日过子”？

周腊梅吓，你看老爷堂上，哪一个好，你便跟哪一个去罢。

周腊梅 (白) 待我来看看。

这个不会吃鸦片烟的；这个也不好，年纪大了。

回禀老爷的话，统统不好。

大老爷 (白) 统统不好，怎么办呢？

王书吏 (白) 哎吓老爷吓，你把周腊梅赏与我书办罢。

大老爷 (白) 哎，对了。

周腊梅吓，你看我们王先生好不好？

周腊梅 (白) 哎吓老爷吓，他是个飞眼。

王书吏 (白) 哎吓老爷吓，她说我是飞眼，我要飞我要飞。

大老爷 (白) 快点拿鸡罩，把他罩起来。

王书吏 (白) 我不飞了。

大老爷 (白) 那么都不好，怎么办呢？

周腊梅 (白) 这么办罢，我跟老爷去罢。

大老爷 (白) 哎呀，老爷的家小，还在堂子里做娘姨呢。

王先生，我们这个衙门里，哪一个没有家小吓？

王书吏 (白) 张才。

大老爷 (白) 传张才。

青袍 (白) 传张才。

(张才上。)

张才 (念) 忽听叫张才，班房走出来。

(白) 老爷呼唤，哪方使用？

大老爷 (白) 无事不敢劳动尊神。

(衙役同喝。)

大老爷 (白) 好呢，不要噪。

张才 (白) 老爷呼唤我什么事情？

大老爷 (白) 老爷赏把你一个家小。

张才 (白) 老爷的家小不敢要。

大老爷 (白) 哽，老爷的家小，怎能赏把你。

周腊梅吓，你去看看，他好不好？

周腊梅 (白) 我来看看。

哎吓老爷吓，他是那山中的老牛螂——

大老爷 (白) 此话怎么讲？

周腊梅 (白) 冒高呢。

王书吏 (白) 哎吓老爷吓，他说他是那山中的老牛螂冒高呢。我要冒高，我要冒高。

大老爷 (白) 快点拿石头，把他压起来。

王书吏 (白) 不冒了，不冒了。

大老爷 (白) 张才，我把周腊梅赏与你做家主婆罢。

张才 (白) 老爷，我不要她。

大老爷 (白) 为什么不要她？

张才 (白) 她们杭院中的人，好吃懒做。

大老爷 (白) 周腊梅吓，张才不要你，说你好吃嘴懒做活。

周腊梅 (白) 老爷我嫁了他，我吃也不吃，穿也不穿，尽做活。

大老爷 (白) 张才，你听见了没有？

张才 (白) 老爷，你盘问盘问她，会做什么？

大老爷 (白) 我是外行，我来问问王先生。王先生你开过裁缝店。

王书吏 (白) 不错，我开过三升裁缝店。

大老爷 (白) 此刻开不开了？

王书吏 (白) 一升被火烧掉了。

大老爷 (白) 还有两升呢。

王书吏 (白) 一升吃酒吃掉了。

大老爷 (白) 还有一升呢。

王书吏 (白) 又麻雀输掉了。

大老爷 (白) 这么罢，你去盘间盘问腊梅，会做什么生活？

王书吏 (白) 哦晓得了。
周腊梅过来，我问你可晓得老爷的中衣？

周腊梅 (白) 是老爷的帽子。

王书吏 (白) 哎，裤子。

周腊梅 (白) 我会做的。

王书吏 (白) 你可晓得裤子几道缝？

周腊梅 (白) 裤子七道缝。

王书吏 (白) 不对了，裤子十四道缝。

周腊梅 (白) 七道缝。

王书吏 (白) 十四道缝。

大老爷 (白) 你们说裤子几道缝？

周腊梅 (白) 我说裤子七道缝。

大老爷 (白) 你呢？

王书吏 (白) 我裤子是十四道缝。

大老爷 (白) 我说裤子三道缝。

王书吏、周腊梅 (同白) 怎么三道缝？

大老爷 (白) 你说什么裤子？

周腊梅 (白) 我说单裤。

大老爷 (白) 你说什么裤子？

王书吏 (白) 我说夹裤。

王书吏、周腊梅 (同白) 老爷说什么裤子？

大老爷 (白) 我说的是套裤。

王书吏、周腊梅 (同白) 全弄错呢。

大老爷 (白) 张才，她会做裤子，你们家里，尽穿裤子好呢。

张才 (白) 老爷与我一个凭据。

大老爷 (白) 你倒小心的很，当堂赐你一点红，叫张才领下堂。

张才 (吹腔) 谢老爷做主张，

周腊梅 (吹腔) 今日才得儿夫郎。

张才 (吹腔) 手拉腊梅把堂下，

周腊梅 (吹腔) 扭回头细端详。

(张才、周腊梅同下。)

大老爷 (吹腔) 急得老爷我要当当，
低下头来自恭详。

(王书吏、衙役同下。)

大老爷 (白) 哎呀，慢着。周腊梅是要跟我的，我怎么断给张才呢？这怎么好？我把他打发出去办差，我好到周腊梅屋里去白相。
老爷坐堂呢！

(衙役自两边分上。王书吏上。)

大老爷 (白) 山东催粮是谁去的？

王书吏 (白) 张才。

大老爷 (白) 传张才。

衙役 (同白) 传张才。
(张才上。)

张才 (白) 多谢老爷的媳妇。
大老爷 (白) 罢了。山东催粮，年年是谁去的？
张才 (白) 是小人去的。
大老爷 (白) 这有文书拿去，你快去快回。
张才 (白) 小人不能去，家中办喜事。
大老爷 (白) 这个公事要紧。
张才 (白) 私事要紧。
大老爷 (白) 打！
(张才跑下。)

大老爷 (白) 跑了好呢。
衙役甲 (白) 小人告假。
大老爷 (白) 到哪里去？
衙役甲 (白) 回家探母。
大老爷 (白) 快去。
(衙役甲下。)

衙役乙 (白) 小人告假，回家祭祖。
大老爷 (白) 快回。
(衙役乙下。)

衙役丙 (白) 小人告假。
大老爷 (白) 哪里去？
衙役丙 (白) 有毛病在身。
大老爷 (白) 请先生看去。
(衙役丙下。)

衙役丁 (白) 小人告假。
大老爷 (白) 什么事？
衙役丁 (白) 家中有事。
大老爷 (白) 快去。
(衙役丁下。)

大老爷 (白) 好了，一个人倒没有呢。待我打点酒、买点菜，到周腊梅屋里谈谈讲讲，实在开心。

王书吏 (白) 老爷。
大老爷 (白) 哎吓，王先生还没走呢？
王书吏 (白) 伺候老爷。
大老爷 (白) 哎，退了堂了，没甚事，你好回去歇歇。
王书吏 (白) 老爷走到哪里，我书办是要跟到哪里。
大老爷 (白) 我要到上房里去了。
王书吏 (白) 我也跟到上房里去。
大老爷 (白) 我要跟太太困觉去。
王书吏 (白) 我在一旁陪着。
大老爷 (白) 哎，你这人实在讨厌。
王书吏 (白) 什么我倒讨厌呢。你清早晨起来，放着官司不断，弄个周腊梅在堂上嘀嘀咕咕，像个什么样子？我不干了。
大老爷 (白) 吓，不要，咱们都是自己朋友，再做两天罢。
王书吏 (白) 一定不做了。
大老爷 (白) 你不做，你去做什么？
王书吏 (白) 我做小生意。
大老爷 (白) 你做什么小生意？
王书吏 (白) 我去卖紫阳豆腐干。
大老爷 (白) 你不会喊。
王书吏 (白) 我会喊。
大老爷 (白) 你喊与我听听看。

王书吏 (叫) 紫阳豆腐干!
 (王书吏下。)
 大老爷 (白) 哎吓, 这个人真讨厌, 他倒去了。正是:
 (念) 大门无人管, 二门无人掩。左手抱印盒, 右手去打点。
 (白) 咦, 打点鼓会响呢, 老爷退堂了。
 (大老爷下。)

【第二场】

张才 (内唢呐腔) 夫妻双双会佳期,
 (张才、周腊梅同上。)
 张才 (唢呐腔) 叫腊梅我的妻:
 大老爷差我山东公干去,
 家中事儿交与你。
 (张才下。)
 周腊梅 (唢呐腔) 有腊梅, 掩柴扉。
 (周腊梅下。王书吏上。)
 王书吏 (唢呐腔) 一旁闪出一个王八蛋。
 (王书吏下。)
 四老爷 (内吹腔) 有本厅, 半夜查,
 (四老爷上。)
 四老爷 (吹腔) 我也到腊梅家,
 见了腊梅说句话。
 (四老爷下。)
 (大老爷上。)
 大老爷 (吹腔) 手打灯笼朝前走,
 我也到腊梅家,
 见了腊梅行只蜡。
 (王书吏、四老爷同上。)
 大老爷 (白) 两般混堂, 开了一道呢。
 (大老爷下。)
 四老爷 (白) 且慢, 请问一声, 周腊梅屋里, 打哪里走?
 王书吏 (白) 此地坐黄包车, 到黄浦滩上船。到广东汕头香港厦门石牌楼下船, 毛厮坑隔壁,
 就是周腊梅屋里。
 四老爷 (白) 我没有这么些船钱, 我不去了。
 (四老爷下)
 王书吏 (白) 哎吓, 这么些人不中用, 就在这里, 他会不认识。他走了, 待我来叫门。
 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上。)
 周腊梅 (白) 什么人?
 王书吏 (白) 王先生。
 周腊梅 (白) 王先生到了, 待我来开门。
 (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 (白) 王先生请坐。
 王书吏 (白) 周腊梅吓, 你们两个人还好吓?
 周腊梅 (白) 我们两个人很好。
 (四老爷上。)
 四老爷 (白) 开门来
 周腊梅 (白) 什么人?
 四老爷 (白) 四老爷。
 周腊梅 (白) 哦, 四老爷来了。
 王书吏 (白) 这怎么好?
 周腊梅 (白) 那么你藏起来罢。

王书吏 (白) 藏在哪里?
 周腊梅 (白) 你藏在灶披里。
 王书吏 (白) 好,你快点打发他去。
 (王书吏下。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 (白) 四老爷来了。请坐请坐,四老爷为什么来的?
 四老爷 (白) 我与你贺喜来的。
 周腊梅 (白) 好说好说。
 (大老爷上。)
 大老爷 (白) 开门!
 周腊梅 (白) 什么人?
 大老爷 (白) 大老爷来呢。
 周腊梅 (白) 不好了,大老爷来了。
 四老爷 (白) 这怎么好?我要藏起来才好。
 周腊梅 (白) 那么你藏在面缸里罢。
 四老爷 (白) 你快点打发他去。
 (四老爷下。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 (白) 大老爷来了。请坐请坐。
 大老爷 (白) 周腊梅这桩事亏我罢?
 周腊梅 (白) 是的,谢谢大老爷。
 (张才上。)
 张才 (白) 大老爷差我山东去催粮,我哪里有这个心事?我打点酒,回去吃酒。
 开门!
 周腊梅 (白) 什么人?
 张才 (白) 我张才。
 周腊梅 (白) 不好呢,大老爷,张才回来了。
 大老爷 (白) 这怎么好?
 周腊梅 (白) 老爷藏起来罢。
 大老爷 (白) 藏在哪里?
 周腊梅 (白) 藏在床底下。
 大老爷 (白) 你们两人,可要老实点。
 周腊梅 (白) 我们两个人规矩的很,老爷藏起来罢。
 (大老爷躲。)
 张才 (白) 开门来!
 (周腊梅开门。)
 张才 (白) 怎么这慢腾腾的,烫酒去。
 周腊梅 (白) 我不会烫酒,自会做裤子。
 张才 (白) 我晓得你们这些人,好吃懒做,待我自己来烫。灶窝里忙塞一把火——
 (吹腔) 灶腹堂忙点一把火,
 (王书吏上。)
 王书吏 (吹腔) 灶锅里烧出我,
 烟薰火爆实难过。
 张才 (吹腔) 手使大棍朝下打,
 (四老爷上。)
 四老爷 (吹腔) 面缸里打出我,
 搬把椅儿四老爷坐。
 张才 (白) 四老爷,我们家里乱脚吧嘈。请四老爷与我们断一断。
 四老爷 (白) 你听好了:
 (数板) 叫张才,你过来,听你四老爷把话说明白:大老爷差你山东公干去,为什么私自转回来?放住冷酒你不喝,一心要往灶锅里塞。灶锅里烧出了王书吏,面缸里打出我四老爷来。清官难断家务事,床底下请,
 张才 (白) 请谁?
 四老爷 (数板) 请出大老爷来。
 张才 (白) 大老爷也来了?

有请大老爷！

(大老爷出。)

大老爷 (吹腔) 床底下，闷坏了张知县，
低下头往外攢。
一见张才我浑身战，
灶锅里，烧来我黑黑黑。

王书吏 (吹腔) 面缸里，打出我一身白，
四老爷 (吹腔) 床底下，闷的我气儿出不来。

大老爷 (吹腔) 王先生，你到我们这里，做什么来的？
张才 (白) 贺喜来的。
王书吏 (白) 拿喜封来。
张才 (白) 多少？
王书吏 (白) 五十两银子。
张才 (白) 明天衙门里拿。
王书吏 (白) 不成功，今天要。
张才 (白) 今天要？我来找个保人。
王书吏 (白) 四老爷。
四老爷 (白) 王先生什么事？
王书吏 (白) 我来贺喜来的，他问我要五十两银子喜封。请四老爷保一保。
四老爷 (白) 你明天到衙门里还我。
王书吏 (白) 明天一定还上。
四老爷 (白) 好呢，我来作保，让他去吧。
(王书吏下。)

张才 (白) 四老爷该你呢。
四老爷 (白) 我多少？
张才 (白) 你也五十两，连他共是一百两。
四老爷 (白) 你明天到衙门里去拿。
张才 (白) 不成功，今天就要。
四老爷 (白) 不要闹，我也与你找个保人。
大老爷 (白) 四老爷你来做什么？
四老爷 (白) 我贺喜来的，他们问我要喜封。我没有带银子，请大老爷替我保一保。
大老爷 (白) 你多少银子？
四老爷 (白) 我自己五十两，与王先生保了五十两，共总一百两。
大老爷 (白) 你明天要还我的。
四老爷 (白) 送到衙门就是。
大老爷 (白) 好呢，让他去吧。
(四老爷下。)

张才 (白) 大老爷该你呢。
大老爷 (白) 我多少？
张才 (白) 你自己一百两，他们两个人的一百两，共凑二百两。
大老爷 (白) 明天到衙门去拿。
张才 (白) 今天就要。
大老爷 (白) 今天没有。
张才 (白) 没有，我要剥你的衣裳。
大老爷 (白) 你敢剥老爷我么？
张才 (白) 我说剥就剥。
(吹腔) 脱元领，摘纱帽，
周腊梅 (吹腔) 客出去，门关了。
大老爷 (吹腔) 握住屁股往衙门里跑。
(大老爷下。)

张才 (吹腔) 白得银子二百两。
周腊梅 (吹腔) 这丑名，奴担了，

张才、
周腊梅 (同吹腔) 夫妻拍手哈哈笑。
(张才、周腊梅同下。)
(完)